



韓名補義

句五五六

仁之卷
六之卷

仁二十日
智六則
五典五卷
四則
七字

出信如
誠
茶教在慎
九必

操讓迎不伐
三則
勇去剛柔立強
弱

實格者
三則
信處不取
三則
儉一則

服部文庫
117
321
3

PII
ISE
E

轉名補遺卷五終目

德部之二
仁六則
智八則
五典五帝四則
孝悌二則

德部補遺卷五

黃

117
321
3

辨名補義卷第五

篇目

德部之二

仁十則

智八則

五典五常罰

孝悌二則

辨名補義卷第五篇目終

仁者謂之德也... 德者下之所歸也... 故惟天意... 故惟天意... 故惟天意...

武藏物部... 肥後... 肥後... 肥後...

辨名補義卷第五

卷之二

五其五

皆八

三十

德部之二

辨名補義卷第五

辨名補義卷第五



日本

武藏 物部茂御著

肥後 齋藤高壽補

德部之二

仁十則

仁者謂長人安民之德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是也是聖人之大德也。夫人者，天之所生也，故惟天惠民，矜子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然民之情有好惡不同，所以無主乃亂也。是故天降衷于下民，以生聰明。

使之為元后君師順人之有恒性以綏立其猷以寵
天下於是乎萬民厚樂其生此之謂仁也聖人者古
之君天下者也故君之德莫尚焉傳曰為人君止於
仁商書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又曰民困常懷力于
有仁記曰堯舜率天下以仁民從之又商書曰惟天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人周書曰惟天
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惟天
惠民惟辟奉天又曰天降佑下民作之師惟其克相
上帝寵綏四方故曰仁者莫大乎長人安民可以見
也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則之故又謂之好生之德虞

帝曰欲並生哉臯陶稱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
不犯于有司孔子又曰舜之為德也其政好生而惡
殺又曰鳳翔麟至鳥獸馴德亦無佗好生之故也子
夏曰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生謂之仁聖此之謂
也惟天惠民聖人奉之故又謂之惠也夏書曰安民
則惠黎民懷之周書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可以見
也然又與子產之衆人之母惠異焉

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詩云秩秩大猷聖人莫之是
聖人也者古之天子開國帝王作者之稱也故聖人
不可得而學矣仁人可學而能焉故後之君子學聖

人之道以成其德者仁為至焉所謂仁者謂聖帝相
上帝以制作禮樂刑政任諸天地四時之官以安天
下之德也孔子曰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是而後君
子知仁焉此之謂也豈如子產之惠性理心法獨善
淑身之義乎故不在學之則不能成其德也所謂學
者謂四術也四術者備其制作禮樂刑政以命六官
而寵綏四方之道故君子所謂仁與學其難乎哉於
是乎七十子之徒難其人孔門唯顏淵好學而其心
三月不違仁其難可以見已故仁者聖人大德而君
子之所以為德也

三月言其久
假設之辭也

聖人之所以愛惠惟民莫大於禮也孔子曰仁者莫大
乎愛人又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
大斯聖人所以制禮立義者仁之至者也夫聖人之
道禮義並立而仁政行矣禮運曰仁者義之本義者
藝之分仁之節也韓非子曰義者仁之事也此韓非
雖譏聖人存古訓者若茲故君子為仁之方無他也
唯在學禮義而已學禮義則仁生其中矣故顏淵問
為仁之目則以視聽言動奉禮教之其義可見也故
孔門之教以四術為至焉以依於仁為至焉依於仁
者謂其心不與聖人綏兆民之仁相離而成其德也

故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言所以命君子者以仁也君子不學四術則不能知聖人相上帝安民之道也其不知之其心與聖人之仁相離而與佛氏同其愛其敵豈不愚乎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可以見也

蓋聖人之德莫不備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何唯仁故仁者聖人之一德也然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仁被天下後世也故仁者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衆美所會羣示何仁人之學聖人之道者德以性殊亦何皆仁然聖人之道要歸寵綏四

方也建國設官以立民極者豈不為安民乎故聖人之德雖有衆美皆所以斬仁而成之韓非所謂二者德之光豈不然乎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聖人之德雖有衆德仁聖為大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者聖人大德堯舜之所難故孔門之教唯仁是依依仁之術在學四術已雖然又人性不同其猶稟然故其所得之德亦人人殊焉人性雖殊乎然無知愚賢不肖皆有相愛相養相輔相成之心運用營為之才者一矣故資治於君資養於民農工商賈皆相資為生不能去其群獨立於無人之鄉者唯人之性

為然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因與守邦夫君者
群也是其所以群人而統一之者非仁乎安能焉學
而成德者雖各以性殊乎其學者皆聖人之道要
歸安民安民之道要歸禮樂故君子苟不學禮樂以
依於仁何以能和順聖人之道以養成其德乎辟諸
嗇人不以五穀示瘠而死耳且君之使斯民學以成
其德將何用之亦欲各因其材以官之以供諸安民
之職已故聖人之德雖備乎君子之德雖殊乎皆所
以輔夫仁也且先王有聰明睿智之德而窮尺萬物
之理以制作禮樂立斯道俾天下後世由是焉而後

之君子奉以行之是雖有聰明睿知之德將安用之
且先王之立是道好以仁故禮樂刑政莫非仁者也
所謂仁者制禮之義可見也故孔門之教視聽言動
奉禮義然後謂之仁人也苟非仁人何以能任先王
之道以安天下之民哉故孔門之教以四術為大以
首依於仁為務而不復求為聖人者古之道為爾孟子
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夫道屬先王德屬我
唯依於仁而後道與我可得而合焉此古來相傳之
說也

或有父子相親長幼有序君臣上下相和為仁者此宗

伯所成之德也故云爾孔子曰宗伯之官以成仁又曰上下相親謂之仁又曰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仁不仁則訪宗伯記曰宗廟之祭備服噐仁之至也其義可見也

有稱仁人而曰仁者如三仁以德如管仲以功也夫微子殷王元子也故不可與紂共亡而絕其世故可太以存宗祀也書曰我其出狂吾家老遜于荒野其義可見也箕子比干亦然之乃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濟此其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箕子大師也故欲以死正諫於紂故曰商其淪

喪我固為臣僕果以死諫紂紂怒囚奴之則無由死焉武王克殷釋其囚而后問洪範泰誓曰囚奴正士武成曰釋箕子囚洪範序曰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其義可見也比干亦正諫於紂力剖其心皆自靖謀人自獻于先王耳故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小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由是觀之二子之志亦同焉故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也孔子以仁稱之者則取書之義言之耳如管仲以安民之

功言之。宋儒求仁於心，故其說至管仲而窮矣。仁齋先生亦求諸心，其所以異於宋儒者，唯不言天理人欲已。故其說亦至管仲而窮矣。其誤可見已。

有以仁稱道者。禮記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是合義言之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此以政言之。何則？人君行堯舜之道，則為仁之道；行桀紂之道，則為不仁之道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記言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不從。其義可見也。不然，孔子豈以不仁為道乎？若以不仁為道，孔子勸惡道者已。孔子豈謂之乎？故以仁為道

者，合義言之。獨以仁為道者，匪孔門之舊也。何則？孔子明以達德言之。孟子則曰：人心豈以仁為道乎？若以仁為道者，不知孔子之訓者已。

有論說道藝而曰是仁也者，是非稱先王之德也。亦非稱仁人與仁政也。乃贊道之德者已。後儒不察，混而一之，誤也。詳見上仁義。

有稱仁政而曰仁者，如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曰當仁不讓於師，及諸子問仁，皆是也。大氏問政與問仁相類。問政者一邑之政也，皆其人為宰而問。今日所行焉，問仁者一國之政也，皆為

其它日或得為一國之政而預問焉如孔子之告顏
子子張直以天下言之可以見已行仁政以修身為
本身苟不修雖行仁政民不從之詩曰有覺德行四
國順之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孔子曰欲政之速行
也莫善乎以身先之君惟風民惟草違其所令從其
所行故舜戒禹以慎乃有位禹戒舜曰慎乃在位皋
陶昌言亦以慎厥身修中庸舉九經首以修身亦此
意故孔子所答問人皆修身之事焉後儒不知之誤
以為語成仁之方謬怒之奢也夫先王之教詩書禮
樂而已矣詩書以資義禮樂以成德故曰詩之不諫

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是詩書禮樂不
言習以成德致仁豈外此而別有所謂成仁之方乎
夫仁智雖大德哉不學禮義則有其蔽也智及之仁
能守之莊以涖之不勳之以禮義未善也且先王之
道本為安民立之故其言修身者亦皆以行仁之本
已論語曰孝弟為仁之本與豈徒成已哉後儒徂聞
莊周內聖外王以仁義為性之說則以為聖人之道至
矣者而謂天下國家舉而措之是以其解仁或以天理
或以愛專歸重於內而止於成已豈不過乎故其說
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又曰人欲淨尽而天理流

行又曰有專言者有偏言者是其所見根於佛老
子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斯謂其中心欣然愛人
而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韓非所解可見也莊子既以
仁義為性孟子祖述之以性善言之佛氏以見性成
佛言之則宋儒以仁義禮智信為性故其學主理主
心又誤讀中庸孟子而以仁為性夫性人人殊則又
以為其殊者氣質所為而理與聖人一矣是其意謂
仁者愛人然愛者情耳方其靜也安見夫所謂愛者
乎然若愛之理則稟諸天而具于心是即仁而心之
德為爾人生初不與聖人殊祇氣質人欲所銅仁乃

不全及於學成而人欲盡氣質化則無適非仁矣又
其意謂天地之道生生不已稟諸人為仁故以流行
見生生之意云爾又其意謂仁為心之全德故兼義
禮智信是專言之仁也其與義禮智信對言者偏言
之仁也殊不知仁者德也非性也况理乎孔子明言
達德則悖之以為性為理與佛老同其歸豈不妄乎
哉仁以愛言之特言其一端耳安得盡於仁乎故曰
愛近仁可見已且孔子所謂仁者謂聖帝相上帝寵
綏四方為民父母也其所謂愛者謂設禮樂刑政以
安之也故曰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此聖人之所以設

禮樂刑政者為相上帝安兆民也安民者仁莫大焉苟非安民烏足以為民父母乎宋儒主心主心而詔愛無禮樂刑政之設則釋迦亦仁人耳其無禮樂刑政之教無安民之德則非吾所諸仁也氣質可變乎人欲可尽乎何德非心乎苟以仁為全德豈有所謂衆德乎專言偏言豈非妄乎皆肆言其理而未睹夫道之失也

仁齋先生乃曰茲愛之德遠近內外實通徹無所不至是泥孟子而欲擴充惻隱之心以成仁夫先聖王之所以慈愛惟民莫人乎經緯天地以制作禮樂

刑政仁齋先生不屬諸先王而屬諸人人不知歸諸先王設禮樂刑政以安民而徒以慈愛言之故其弊遂至以釋迦為仁人豈不謬乎且孟子所謂擴充四端者其實孝悌耳初非詔成仁之方也辟諸一星之火至於燎原一寸之苗至於參天苟使握而長之引而伸之則火滅苗稿已假以風鼓之假以雨露灌溉之然後可以馴致燎原參天之盛也人亦若是焉禮樂以養之刑政以弼之然後成仁德也故不知者則謂禮外物也非在我者焉是不信聖人之教而欲以其私智成仁者也烏知風與雨露假之於外而其功

如其大焉。禮樂之道，交錯於中，發於外，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猶風雨自天，祐之邪，仁齋與宋儒均之，不學無術已。

智八則

智亦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智，不可得而測焉，亦不可得而學焉。故岐而二之，曰聖曰智，是也。如以舜稱大智者，以好問，稽于衆，舍己從人，言之是，則非大智之人，則不能為。故舜曰：惟帝時克，未嘗言己能之，其難可見也。故舜戒禹曰：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孔子釋之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

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斯謂唐虞稽古，又咨之四岳，詢衆臣而執其中，以制禮義，用之兆民，是故日月所照，風雨所降，莫弗夷說，萬世之下，莫弗賴之也。禹則奉之，稽古，拜昌言，詢于蒿蕘，以為其政，故至于萬世永賴之，好問大智可見也。

聖人之智，不可得而測焉，不可得而學焉，故注所謂智者，皆以君子之德言之。如知道，知禮，知言，知命，知人，是也。其德者，謂學道以得之者也。故曰：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其義可見已，非如後世窮其胸臆之理，以為智之比也。

知道者謂知先王之道也是統其全言之無所不包故
難其人焉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難辭也聖人
之道者人道之極也豈易知乎哉

知禮者知先王之禮也知言者知先王之法言也之二
者道之分也分而言之所以便學者也先王之教詩
書禮樂而已矣詩書言也義之府也知言則知義知
禮與義則道庶幾可以及焉不言樂者亦難其人焉
孔子稱臧文仲不智者三謂其不知禮矣可見古者
以不知禮為不智已詩書禮樂皆開國之君太祖所
建臣人不知之可謂智乎故周禮以智為冢宰之材

也此以知六典八灋八則則成其智之故也故孔子
曰能知灋法此謂有智孟子曰不因先王之道可謂
智乎荀子曰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
禮則教亂提慢由是觀之孟子知言亦謂知先王之
法言也苟能知先王之法言則規矩在我足以知人
之言也故下以詖諂邪遁言之耳荀子曰言不合先
王不順禮義謂之女言豈不然乎哉後儒不知道故
直謂孟子知人之言聽訟吾猶人也是雖孔子不敢
自道知人之言况孟子而能之乎故詖諂邪遁亦好
辨之過也然又每以規矩為言則知其知言亦謂知

先王之志言已書曰辭尚體要不惟好異記曰言必則古昔稱先王豈不然乎

知命者知天命也謂知天之所命何如也先王之道本於天奉天命以行之君子之學道亦欲奉天職焉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蓋我學道成德爵不至是天命我以使傳道於人也君子教學以為事人不知而不愠是之謂知命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潜龍也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愠唯聖者能之此知命之難也凡人之力有及焉有不及焉強求其力

所不及者不智之大者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後儒或曰知其所以然之理或曰知吉凶禍福或曰名利得失毫不動心皆不知道者之言也已

知人者謂知仁賢也是智之大者也孔子曰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知者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又曰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書曰官不必備惟其合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斯人君之道在知人也其知人則能

安民大賢者百福之宗神明之主邦家之基也書曰
在知人在安民是臯陶立智仁二德以為萬世法蓋
制作禮樂者聖人之智而非通下者焉然至其所以
平治天下者則不出於是二言也雖後世之君雜霸
之主亦非是二言則不能成其隨分之治也至哉言
乎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猶有所病諸禹曰咸
若時惟帝其難之是雖堯舜亦有所不能是二者也
豈不至言哉且先王之道為安民設則宜莫大於安
民者而知人者先之孔子稱智仁亦智先於仁是無
它安民之道非知人則不能行故也書曰知人則哲

能官人安民則惠被民懷之自古贊聖賢之君必言其
得賢人而臣之而其它善政不遑及之者為是故也
故古以稱能為其任以匪其人為不任故曰聖人為
政莫大乎官能是智之為德莫大於知人為可見已
後世不知聖人之道故知人者世儒多謂人之智愚賢
不肖者也大臣古所謂知人者在不求備一夫而取
其所長棄其所短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
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梓連抱而有數尺
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
器此之謂知人也及其至者則必稱能知仁賢之人

謂之知人焉。故樊遲不達，知人之義，則子貢釋之曰：舜舉皋陶，湯舉伊尹，可見古之道為爾。夫人之知人，各於其倫。故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唯聖知聖，賢知賢。人之才相倍蓰，相什佰，千萬則賢者之難知，豈不宜乎？況我不及其賢而能知之，如高宗之於傳說，桓公之於管仲，可不謂難乎？不爾，堯之於鯀，桀之知其才而不知其惡，謂之不知人，可乎？故堯之知人，在知舜而不在知鯀。書曰：能哲而惠，何憂驩兜？何遷平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古之道為爾。後之學者，昧乎斯義而悉欲知其長短得失，無所逃

其藻，豈是曹孟德之所尚耳。豈古之道哉？然求其所以失之，則昉於孟子。邪？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其意亦謂聖人之道，率人性而立焉，祇好辨之甚，不覺其言有弊耳。後儒弗之察，乃以天下之理，曉然洞徹，莫所疑惑，為解殊不知是。世俗所謂智，而非先王之道所尚也。孔子曰：擇不處仁，焉得知？又曰：知者利仁。是其意謂知仁莫尚焉，不知者則又謂窮盡天下之理而後知仁莫尚焉。故宋儒有格物窮理之說，又不知窮理本贊聖人作易之言，而非學者之事也。故其上文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曰：生蓍曰倚，數立卦生爻。

又其下文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遂
曰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剛柔六位而成章
也豈非作易之義邪何為用之學問乎所謂性命亦
易之義也此謂推乾之義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故曰乾道變化而正性命可以見爾大學所謂格物
者謂習六十八之道藝之久自然有所得有所得而
後所知始明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豈窮尽天下之理之
謂哉夫聖人教法者三物與四術而已大司徒以鄉
三物賓興萬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
樂造士故士學之習之之人有所知焉此所謂君子

之智也孔子曰能知德法此謂有智此之謂也苟非
遵先王之教灑而習其事之久則所智皆世俗之知
也何以能知仁之可尚乎故孔子所謂知禮知言知
道知命知人皆以先王之道言之者也孔子好古敏
而求之為是故也宋儒取謂格物窮理是是非非之
類皆以世俗之智言之夫先聖王之道以禮樂養君
子以刑政道小人故君子役心小人勞力祇小人役
力君子彼心是以世之君子喜自用其智而不肯遵
先王之道者比比皆然故孔子每稱好仁好德好禮
好義好智好學曰好學道乎知可見不遵先王之道

則不能成其智也。故曰：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嗚呼！君子所尚者，唯學。君子學詩書禮樂，則仁智之德在其中矣。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屬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傳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君子之道，唯斯已。學者思諸。

孟子有德慧術知之文，是古言也，非孟子所創也。謂慧由德而生，智由道術而生者也。古之所謂知者，必學道術以成其德，而知慧至焉。格物致知，是之謂也。知之不由德術來者，不足以為知。古之道為爾。學記嘉

有之喻，豈不然乎。

五典五常四則

五典者德之名也。始見帝典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典者常也。如棊常率常之常也。五者人之所以為常德也。故謂之五常也。周禮曰：此五物者，民之常比之謂也。五物則謂五典也。周禮斯文錯簡在五土之物，生下故舊說以為五土之物，生誤也。五物者，民之常也。故謂之五典。五典之名始見泰誓也。五典之義始見康誥也。以父義、子孝、兄友、弟恭為民彝也。康誥言不及母者，父兼之也。大史克因康誥以五典

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紀舉而九族從之也
孔安國父義母慈子孝兄友弟恭以為五常自時厥
後司馬遷劉向劉歆王肅杜預及我日本清公夏
野等皆因之過喪祭養老鄉飲酒之禮所成德行也
故聖人之道導民自五典始虞書數舜之績以徽五典
為首又舜命契成王敕司徒穆王命君牙皆以徽五
典為職聖人之敷德教自父義母慈子孝兄友弟恭
始可見也是以君家之治言之未嘗以天下言之自
孔子為哀公說五達道以天下言之斯謂君臣也父
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皆由之故謂

居
之達道也子思著中庸書乃引之孟子加之親義別
敘信之字以為五倫故曰堯之命契以此也自是而
後祖述思孟者皆以此為五典五常斯誤之大者也荀
子有人倫之言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
謂人倫然則謂人之有倫理也非五典之義也且親義
別序信豈以為德乎孔子明以達道言之豈又為德
乎禮運分達道以為十義斯豈得謂之五常乎哉故
以天下言之五典則以居家言之其義之差可見也
豈可五典與五達道一之乎如曰大同小異而舉其
大者則小者從之則不知名之義與教之致之言也

夫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固雖天下達道哉
民學禮樂以成孝悌之德于家則三者生乎其中矣
故孝經所論唯至德要道而已夫事親之孝移之君
事兄悌移之長居家之治移之官斯孝悌之至通於
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
始于家邦终于四海此之謂也仲尼為哀公釋之其
義可見也故知五達道所以行之則自愛敬始也是
謂自內及外自九族協和萬邦之義也故五典以居
家言是達道以天下言之豈五典與五達道一之乎
蓋中庸載哀公問五達道之言而闕所以行愛敬之

文孟子不能閱其全文遂以五達道為五典而不知
所以行五達道者自五典始遂以五典與五達道
之此所以失古訓也詳見復古周官論

樂記曰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
和道五常之行此五常之行非禮樂則不能得其中
可見已故孝經所論并至德與要道言之故聖人之
為政也命司徒以教父義母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禮
又命司寇以明于五刑弼五教使賢者俯而就之使
不肖者企而及之於是乎民皆有中庸之德也此謂
道守五常之行也又謂之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書曰明

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此
聖帝明王道五常之行之義可見也

後世有以仁義禮智信為五常者仁義禮智並言者始
見孟子及喪服四制然未嘗有以仁義禮智信為五
常然荀子譏子思孟子造五行則豈昉孟子邪至於
董仲舒始以仁義禮智信為五常而後配諸元亨利
貞木火土金水而宋儒因之然史記樂書以仁義禮
智聖配宮商角徵羽而無信孟子亦曰仁之於父子
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
人之於天道也則與之合焉孔安國註尚書五言曰

仁義禮智信王弼則以貞配信為水則與諸家殊焉
可見皆出於一時論說之言而古所不傳也至於宋
儒則元亨利貞仁義禮智信四德五常為儒者第一
義而未有敢議之者皆不知古訓之失也

列子所謂人含五常之性者謂喜怒哀樂欲也與孔子
高所謂人含五常之性同意也謂喜怒哀樂欲也非
謂仁義禮智信也夫以仁義為性者自莊子始雖然
未嘗并謂禮智也并仁義禮智為性者自孟子始雖
然未嘗并謂信也并仁義禮智信為五常者自董仲舒
始至于宋遂以性之也是以仁義禮智信為性者始

于莊孟而成于宋儒也皆匪先王孔子之教也何則
典籍傳記無斯言也

孝悌二則

孝悌不待解人所皆知也此喪祭及養老鄉飲酒之禮
所造成德之名也記曰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
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悌之行
立矣此聖人之教人非以言語導之可見也後儒不
知聖人之術道以為聖人之道以言語導之於是乎
論說日盛四端性善之說起矣汗牛充棟之書出焉
夫天子郊祀其祖而民知所以尊父焉配文王于明

堂而民知所以為孝焉耕籍其田而民知所以敬親
焉教服術而民知所以親親尊尊之道焉行朝覲之
禮而諸侯知所以臣於天子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
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摠于天下
知所以尚齡養老也行鄉飲酒之禮而民知所以尊
兄敬長之義也此七者天下之大教也君子為仁之
方莫大焉故曰孝悌為仁之本也

古稱至德者三泰伯之孝讓文王之恭及孝是也人無
貴賤莫不有父母父母生之膝下如它百行或強壯
乃能行之唯孝自幼可行它百行或非學無能行之

唯孝心誠求之雖不學可能親者身之本身者親之
枝故人君必以繼其志述其事為孝之至臣下必以
立身揚名顯其父母為孝之至唯孝可以通神明唯
孝可以感天地是其所以為至德也和順天下必自
孝弟始商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
四海是學先王之道民必由孝悌始辟諸令高必自
卑行遠必自邇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謂
其可以馴致仁賢之德也是孝者雖至德哉不學未
免為鄉人也假使一孝而足矣則江革王祥既為聖
人焉故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謂君子不學

其文則不能成其德也故聖人之教禮樂為大教孝
導弟訓忠致信者非禮樂不能為移風易俗安上治
民亦非禮樂弗克為故謂之要道也故聖人之道至德
要道相須而成焉雖有孝弟不以禮樂文之不足以
為君子也故君子之道禮樂耳後儒喜論說之甚遂
以仁孝一之也非也孝自孝仁自仁雖然孝悌為仁
之本也親親所以為仁也長長所以為弟也故曰為
仁之本耳其實非一物也孟子亦曰仁之實義之實
也未嘗一其名也夫周官師氏既立至德敏德足以
盡一切更立孝德以教之可見雖有它不善苟有孝

德則先王所取也先王之重孝若是天夫居家理故
治可移於官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德教加於百
姓刑於四海故聖人之道孝弟禮樂為大焉

辨名補義卷第五終

辨名補義卷第六

篇目

德部之三

忠信恕十三則

誠五則

恭敬儉莊慎獨十一則

謙讓遜不伐矜五則

勇武剛柔立強毅七則

辨名補義卷第六篇目終

辨名補義卷第六

治可移... 於後... 德教... 於... 於... 於...

翰翰... 不必... 五... 俱

恭... 會... 集... 十... 俱

翰... 五... 俱

次... 言... 十... 俱

新... 卷... 三

翰... 目

辨名補義卷第六

辨名補義卷第六

日本

武藏 物部茂卿著

肥後 齋藤高壽補

德部之三

忠信恕十三則

忠者德之名也忠者中也盡其中心謂之忠也鄉飲酒
義曰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司空掌冬事故周禮
以忠為司空之材也此中者與中和之中異焉小雅
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孝經韓詩皆作忠心藏之則

忠則中心之義可見已蓋忠者謂為人謀或代人之
事能盡其中心視若已事懇到詳悉莫不至也書曰
爾尚蓋前之愆惟忠惟孝國語曰中能應外忠也是
也又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是或以事君言之或專
以聽訟言之聽訟亦事君居官之事然五刑之屬三
千至為繁細而民之懷訟獄訟之情難得彼此構怨
苟非能體其情者則不得盡其辭不得盡其辭則不得
其平故國語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
也記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其義可見已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忠為政事之科政事代君之事故以忠命

之也

信亦德之名也信者謂言必有徵也其書曰無誓之言
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商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是也此謂言必則古
昔稱先王也孔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古之君
子出一言行一謀不取諸其臆必則先王之法言道
之法先王之德行行之書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又
曰成允成功皆謂有信驗也言有信驗此謂有體要
書曰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又云言以道接此之謂也
後世多以言無欺詐解之殊不知言不則古昔不稱

先王取諸其臆而言之所謂賊也不履先王之禮不由先王之義而行之所謂非義也豈君子所好乎故君子所好唯學已苟言則古昔以有徵為心則無欺詐不足道也信遠於先王之義言不可復行也信近於義而信言可復也况信踐先王之義則其言之復不足道也是其言雖有徵必欲合先王之義故君子之道唯義而已矣若不合先王之義則言不必信可也孔子與蒲人盟而負之子貢之賢猶疑之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遂背其盟而適衛由是觀之君子之道在出處進退忠信恭敬唯求協先王之義已豈

徒以無欺詐言之乎言雖無欺詐其事遠先王之義不可復行也雖欲踐其言亦有不可得者其究終至無徵也其蔽也賊之義可見已朱子引約信曰誓而訓信為約是不知其解已

又如民無信不立謂民信其上也慎其號令必有徵驗不敢欺民則信之矣左傳文公伐原示信國語曰制義廢乎信也之類可見也然信之而畏不如信之而懷故必能為民父母而後民信之至焉它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及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矣皆主為見信而言之太公先王之道為安民立之故君子之道

皆主施於人焉苟不見信於人不見信於民則道將
安用之然不見信之本在我君子貴信者為是故也
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亦雖朋友之交非若事親竭力
事若致身之比故淺乎言之然朋友者所以游揚其
吉譽達之於上者也故孔子曰行修而名不著者友
之罪也又曰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是先王所以立朋友之道命之為信也後之君子或
嫌其有所求而為之故止責其信而下及見信之意
其弊或至於獨立絕物以為高也矯枉之言終非先
王為道不遠人意學者察諸

又如文行忠信信為言語之科言語之道皆有徵故以
信命之如曰言有物是君子之言所以貴有徵故也
如後世諸儒議論雖美空言無徵豈敢望宰我子貢
言語之科哉

忠信連言亦以為人謀與人言者言之如主忠信亦以
此為主也忠信之人亦謂能此之人也曰主忠信徒
義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禮義者先王之道也忠
信君子之所以進德也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
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夫登高必自下陟遐必
自邇故學先王之道必以忠信為基如易文言曰忠

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修辭謂學詩書也。立其誠，謂學禮樂也。詩書者，義之府也。故与徒義可以學禮，其意相發。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雖有忠信，不學焉，未免為鄉人也。祇不學先王之道，而依中庸之德，則基之不立，欲行遠升高，亦不可得矣。是孔門之所以教禮義忠信也。

孝悌忠信，人之所以為人之德也。或舍孝弟，獨以忠信言之者，蓋其人未學，而能孝弟，是得諸性者也。其人或厚於內而薄於外，則未可以施於人焉。夫先王之

道為安民設之，故多主施於人者。言之忠信，皆施於人者也。且有以它人之事為己任意，故特以忠信言之者，近於道也。

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此見彼主忠信等之言，而謂徒以為人謀為人言者，言之嫌子狹，故作是解。亦不知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而勤求諸己，故已且盡己未足以盡忠字之義。己今人為求儒之學者，為人謀而不聽，則及皆遺棄之，不復顧之。曰：我既盡我之心矣，是不知忠之有懇到周悉之意，故也以實示非信之字義矣。程子勤求諸心，故作是解，已古止。

就言語上言之豈必求諸心乎
仁齋先生曰凡與人說有便曰有無便曰無多以為多寡以為寡亦一分增減方是信即宋儒之說也亦不知古止以施於人者言之故至於信近於義信實必四罰之類則別為約信之解可謂蔓已仁齋先生又曰忠信皆就接人上言是指辭之未善也忠在事君及為人謀豈特交際乎又曰忠信有朴實示事文飾之意是亦見彼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而安解者也不可從矣至於先儒以忠信如形影者則仁齋先生駁之是矣

恕亦德之名也解見論語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此八字一見於答仲弓再見於答子貢曰其恕乎家語曰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也祇恕於友如心為恕故己之所欲以施於人亦恕也然其事廣大非學者所能且人心不同所欲或殊故止以己所不欲言之耳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近譬諸己心是恕也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乃未能立之達之則僅不施其所不欲已故曰仁之方也

忠恕連言者忠亦以恕行之為人謀代人之事者亦近
譬諸己心而後能視人之事如己之事也此聖人之
所以制作禮樂之義也夫舜之於父母頑罵其弟
也傲創若時故近譬諸己心以慎徵五典使五典克
從夫然後至於百官特敘萬邦協和寒暑弗迷也後
世稱堯舜之道者唯斯已矣孔子傳斯道者也故孔
子曰吾道也斯堯舜之制作禮樂以忠恕為之然忠
恕豈盡以先王之道乎唯恕一言而有益於仁忠恕
違道不遠故由此以徃庶幾可以盡堯舜制作禮樂
之義也既知所以制作禮樂則雖先王未之有可以

此義起可以治天下安兆民矣此可以貫先王之道
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是禮樂者義之盡仁之至也
故孟子釋之曰道一而已矣又曰一者何也曰仁也
豈不然乎曾子不言仁而曰忠恕者語其本也且夫
聖人為政奉天道以治人之情者也其治之也若
保赤子若有己疾夫然後可得民情行仁政也忠恕
莫尚焉故孔子曰情近而知遠故察一物而貫乎委
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為本者也君子治民
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
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是聖人之敷政匪以忠恕推

之則不能達其性情可見也。曾子釋仲尼之言以忠恕，豈不然乎？六經傳記多合性情並忠恕言之，為是故也。

程子解恕以推己為解，無不可者。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古來相傳之說，何更為解？而程子更為解者，乃嫌其止言所不欲而不言所欲，其義似窄，故已然，既以推己為說，則或至於以小人之腸窺君子之心者，亦有之。唯務明白齊整而不能深長思之，宋儒之病皆爾。

仁齋先生解恕曰：有寬宥之意，又有忖度之意。言每忖度人之心，而不以刻薄待之，乃引書札中恕宥恕察等文，然其義皆盡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八字之中矣。且所謂寬宥不刻薄者，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而長之成之，輔之養之之意，無往不在，則不唯恕字為然，已乃懲於宋儒刻薄之弊，故有是說耳。太氏忠信僅足為學問之基，而忠恕乃為依於仁之方，乃為行仁政之基。故古人言忠恕者，大於忠信，學者思諸。

誠五則

誠者德之名也。謂發於中心，不待思慮勉強者也。若終欲為誠，則涉思慮勉強，故誠者不可得而為者也。故

先王孔子之教有忠信而無誠以其不可以為教也
其所以為教者詩書曰之辭也君子學之則誠立其中
矣文官曰修辭立其誠為是故也夏書曰惟德動天
遠罔弗届帝初耕乎歷山往于田號泣于昊天于父
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夙夜齋慄瞽亦允若至誠
感神躬茲有苗此至誠亦至誠也動天感神者匪至
誠則不能可見也太甲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曲
禮曰禱祀祭祀供給鬼神非礼不誠不莊是誠者天
地之德也鬼神之德也故禱祠祭祀貴誠然誠者不
可得而為者也由礼行之自然誠至故云爾不修辭

則其誠不立者可見也

檀弓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
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是伯高既
死死者無知故孔子惡不誠又曰喪三日而殯凡附
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
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是言凡有發我
中心所欲為者則為之而無復顧慮是誠也信謂不
疑也凡心有所不安者則不為是信也皆待死者之
道也郊特牲曰用牷魯誠也是祭夫與天子適諸侯
膳皆用牷々無知者也天之德誠故用之尊天子比

於天故亦用之僅此類已及於老子之徒謂先王之
道為偽而子思作中庸言誠者始盛焉然其言謂
誠者天地之德也鬼神之德也性之德也聖人之德也
天地鬼神皆無思慮勉強之心者也故以誠為其德
雖匹夫匹婦之愚不肖其所得於性者皆不思而知
不勉而能故曰性之德也性者人之所得于天故曰
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之於道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故以至誠稱之誠之者謂學先王之道久與之化習
習如天性則其初所不知不能者今皆不思而得不
勉而中是出於學習之力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道

在外性在我習慣若天性道與性合而為一故曰合
外內之道也故其大要在學詩書之辭以成德成德
則能誠是文言中庸言誠之大畧也依右文言中庸
此言荀子亦曰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
矣又曰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此先王
孔子之教所無也夫字誠意亦如中庸所言爾謂物
格則知至而自然意誠也其用功全在格物而知至
以下皆其效已文言所謂修辭之其誠亦謂學詩書
禮樂以成誠德已宋儒昧千古言如以好尚之偏故
其辭二書皆失文義或以誠為實理為實心為直實

無妄種種之解益精益數皆不得於辭之失也

如仁齋先生以誠意與誠身爭其優劣殊不知身者我

也凡身心相對出于佛書如聖人之教凡言身者皆

對道藝言之道藝雖在外習之熟則成德於我其謂

誠身也德成則知自至知至則其好仁如好好色如

惡惡臭其用功全在習道藝而熟之大學中庸豈者

異義哉如有異義則匪先王孔子之道也何則先王

孔子所教道藝四術之外無其道也

如誠於中形於外學者難其解者緣孟子性善所錮已

中庸所謂生知安行者何唯聖人故匹夫匹婦皆有

所生知安行如饑而食渴而飲皆不思而得不勉而

能亦生知安行也故習惡成性者惡亦誠矣是誠本

非先王所以教也先王之教所以致誠於善禮義是

也子思為欲闢老氏故始發此義豈必執以為美德

哉

又如仁齋先生以無妄無偽爭其優劣又不知朱子意

謂無虛妄已其所謂春當溫而反寒夏當熱而反冷

夏霜冬雷桃李華五星逆行日月失度之類豈可為

虛妄乎東坡所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謂其不

容人偽已非謂天不偽也嗚呼天豈可以偽不偽言

乎是其於今言猶未知之况於古言乎禮記曰君子之於禮也有所錫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君子之道可見也

恭敬險莊慎獨十一則

恭者德之名也謂不自高也倨之反也書曰接不思恭可見也孔門所謂恭者以禮成之也不以禮成之必有敬故曰恭而無禮則勞可見也後儒舍禮以論恭敬則與孔門之教違矣君子所不取也宋儒乃有恭主容敬主心之說者非矣凡見於貌者本於心未有無恭敬而能貌恭敬者矣故恭敬者以禮言之之

二者皆在心皆見於貌恭敬之分恭主已敬必有所敬為異耳尚書曰社稷宗廟因不祗肅周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可見已故敬曰敬之恭不曰恭之堯之允恭舜之恭已皆謂不自高不自聖不敢輕視人任二十二人而無為也如堯知鮪之方命圮族四岳曰試可乃已則用之欲作禮樂則登庸舜是恭也如舜之誓于衆舍已從人好問好察適言是恭也如孔子稱子產曰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孔子又曰執事敬居處恭恭敬之分以禮言之可見已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亦以不輕視其

其君為恭以敬其事為敬孟子交際何心也曰恭也
曰卻之為不恭何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
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亦不輕
視人也孟子稱柳下惠不恭也惠之意謂天下無有
道之君故曰焉往而不三黜其視鄉人如螟蠃與螟
蛉故曰爾焉能浼我哉是皆輕視人之甚故謂之不
恭恭之字義可以見已所謂恭以禮成之不以禮成
之必有蔽故曰恭而無禮則勞可見已

恭或作共同古字也家語荀子所言恭已共已之文可
見已如賈誼所謂恭兼嘉惠之恭則與書所謂恭行
天之罰之恭同意奉之義已與恭已之恭異焉後世
一之誤焉也

敬亦德之名也敬者謂有所尊崇而不敢怠忽也怠之
反也太戴禮曰怠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可以見已
如敬天敬鬼神敬德敬君敬上敬父母敬兄敬賓客
皆以先王之禮有所敬言之孔子曰執事思敬皆以
禮事言之仁齋先生駁宋儒持敬者是矣祇歷觀六
經其言敬者居多矣如祇肅齋莊寅恭欽畏其言雖
殊皆敬也究其所以然之故蓋先王之道以敬天為
本奉天道以行之書曰天無親克敬惟親周官曰以

祀禮教敬則民不苟先王制郊社宗廟之禮所以教
敬也故記曰祀帝於郊敬之至也人之奉先王之道
將以供天職也此則以天工人其代之也人唯以天
為本以父母為本先王之道祭祖考配諸天是合天
與父母而一之是謂一本也君者先王之嗣也代天
者也故敬之書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故民者天之
所以命我治之者也故敬之身者親之枝也故敬之
是先王之道所以敬天為本故也詩書所載可見已
先王之道敬天為本故君子之心毋不敬故先王之
道以禮為本也宋儒以敬為聖門第一義也故拈出

敬一字千萬義之殊不知舍禮取敬者豈先王孔子
之教也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故聖人制禮以合其
敬故曰夫禮者所以合敬也又曰禮者敬而已矣又
曰禮者敬為也此敬固雖德之本也知所以敬之
則不免野人之歸也故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是君
子不學禮則不能知所以敬之可見也故先王之道禮
樂為至矣君子學禮樂則敬在其中矣宋儒亦知敬而
不中禮則有野人之弊故立窮理之說以救之乃曰
持敬窮理相須而成此則不知理與義敬與禮之名
之言也若以持禮窮義為其學則宋儒何違先王孔

子之教乎名者實之實教之件豈可不慎乎
經傳建言恭敬有不言所敬者焉如居處恭居敬而行
簡修己以敬之類是也居云居處云者如居仁之居
亦謂居身於敬也

諸書又有恭敬連言者亦其義相關故也先王之道敬
天爲本故不敢自高是恭敬所以連言故也蓋堯舜
三王之所以不敢輕視其下者以天惠民君奉之故也
允恭克讓而猶曰象言已從人詢于芻蕘不自滿假
其隆不遲王其疾敬德之類可見也天或諸其衷則
鯀驩堯何必昔日之鯀驩堯哉天下愚夫愚婦一能

勝予芻蕘之言豈必出我下哉孔子之不輕棄天下
亦奉夫愚民之意也故聖人之敬天敬之至也

宋儒之學主理實知故其見六經言敬居矣而不得其
說則歸諸心持敬之說所以生也蓋至理實知者不
信鬼神不敬天以爲天理也鬼神陰陽之靈也理在
我苟能盡理則天在我矣是其心既傲然不恭矣以
此而求敬之說所以不得其詳也故徒持其心不使
出入命之曰敬夫持其心者亦心也以心持心兩者
交戰弗已足浮屠之下焉者猶且所不爲也故徒欲
持敬者未有能成者矣朱子晚悟其非乃曰有所畏

而然未悟其主理貴知之非則雖悟猶不悟豈不
惜哉

仁齋先生首英邁之資抱持見之智然其不知古文辭
也是以不能讀六經則不知敬天敬鬼神先王之道
以此為本故能知朱子時敬之非而不自知其猶未
離宋儒之域也猶且傲然自高獨任其臆而岐先王
孔子之道而云是其論敬而曰徒謂敬民事者所
以有所不通也豈不惜乎學者察諸

按經傳所言有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
之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者此主宗廟朝廷之上行

大禮言之至於居不容甲申大夫則有不必然者焉
孔子之言祭也濟々漆々焉至於孔子之嘗也奉薦
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々以教其事可見也唯天
子諸侯序禮樂於百官於是子致其濟々漆々焉已
匪士大夫所能也宋儒不知貴賤尊卑之別一張一
弛之道專務於持至於有不近於人情者焉亦不知
敬之本於敬天而徒持其敬故耳夫先王之道敬大
為本詩書禮樂莫不皆然故學者苟識其意則學習
之久自有不期然而然有何以待之為若或以念念
敬天言之則與持敬何擇也

儉亦德之名也。謂節用而不驕于位也。與驕侈對。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又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是恭儉與驕侈對，可見已。記曰：恭近禮，儉近仁。又曰：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又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是多連言恭儉及讓，則儉者不驕于位之義，可見已。論語以恭儉讓為天子之德，亦三德

皆似也。宋儒誤以溫良恭儉讓為聖人之威儀，非矣。蓋儉而節用者，仁人之道也。王者之大德也。堯舜第茨不剪，土階三尺，禹惡衣服，菲飲，良卑宮室。故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豈不然乎？孟子所謂仁民而愛物，蓋古言也。謂惜物也。因孟子又有愛牛之說，而宋儒誤以為慈愛之愛者，非也。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皆不暴天物之義也。若徒以慈愛言之，則孰若浮屠之戒殺乎？孟子所以仁術言之者，欲以誘齊王共好辨之失率如是耳。如禮與其奢也，寧儉，亦謂節用也。觀於今也，純儉可以見

已孔子曰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又曰富而
好禮子路曰傷哉會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
儉則示之以禮子思曰有其禮無其材君子弗行也
有其禮有其材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蓋禮必備物貧
則不可備矣雖不貧然節其用而不必盈禮如凶年
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祭祀不懸祀以下性
是儉也必欲備物而侈其用是奢也如管仲失於奢
晏子失於儉其義可見也後儒不如本諸古言徒謂
儉者不及之理而欲就禮爭過不及其論遂致弗通

學者察焉

莊肅德之名也莊以矜莊言之專主容以禮臨下言之
上天照臨日月星辰亦如為人上者法之以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莊也孔子曰衰麻
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紱充冕
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又曾執戈者無退
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此可見莊敬由禮成也
故曰莊以崇禮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曾子曰狎甚則
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
以成禮孔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又曰師能莊而不能

同由是觀之莊者親與同之反而其瞻視尊而嚴然者之義可知也

慎獨者謂務成德於己也大氏先王道德在外其禮與義皆以施於人者言之學者視以為道藝而不務成德於己者衆矣故又有慎獨之言其見於傳者唯大學中庸禮記荀子有之皆以其內心言之獨者對人之名故荀子曰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是也慎者留心之謂也故荀子以誠言之人其雖留心乎不以禮留其心必有蔽故曰慎而無禮則蕩豈不然哉言道雖在外然當留心於在我者而務成我之德是慎德

之義也本非敬之謂矣又非有未發已發之說矣宋儒之不知字聖人之道而直欲學聖人也見夫至誠無息而急欲學之遂立未發已發之目欲其無間斷故有戒懼慎獨之說又其專求諸心也故以獨為人不知而我獨知者而急欲就一念之微以施其力是皆杜撰妄說先王孔子之道所無也其意蓋以動容周施中禮者為聖人是豈足以為聖人哉段使其果為聖人然其動容周施所以中禮者亦習以成德則有不期然而然者已豈處直就心施其義夫先王之教如化工生物習慣如天性豈容力哉宋儒之教如工

人作器夫玉石木可攻以為器豈玉石土木之
倫哉故先王之教唯有礼以制心耳外此而妄作豈
不杜撰乎是其未幾戒懼慎獨之說自以為動靜不
遺精密之至而終莫有遵其教以造聖人之域者可
以知已

謙讓遜不伐矜五則

謙者德之名也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也且聖人之
大德也滿之反也伐則滿不伐則謙書曰滿招損謙
受益易曰勞而不伐有切而不德厚之至也可見已
彖傳所言亦謂不伐而卑下也易曰謙者致恭以存

其位者也是恭在心謙在行故曰存位也恭謙讓不
伐皆似但恭者心不敢高也謂不信也謙者行不敢
滿謂不伐也故曰以其功下人者也故謙有退意如
陳子禽曰子為恭也則謙也故後世有謙退之言也
易曰謙德之柄也故君子其懋諸

讓亦聖人之大德也爭之反推以與人也如舜讓于德
弗嗣可見也春秋傳曰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
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
也蓋利生孽其義可見也如允恭克讓則謂堯恭已
能讓舜以天下也其餘曰讓者皆謂推以與人也辭

讓相似辭者不受耳如禹拜乎固辭可見也學者率由先王之礼不讓之則有非礼之讓如蒼梧堯之讓可以見也

遜亦讓也如書序曰將遜于位記曰揖遜皆讓也**舜又讓也**帝典曰汝能庸命**舜朕位是也**要之讓遜舜古字皆通用已孔安國以遜訓道以舜訓順是義亦通焉然不如遜舜訓讓之勝也揖遜之義可見也又有以遜舜訓順者也謂不爭也如不遜則不順也又有柔順意多以出言言之其言柔順不與禮忤也如舜以出之舜與之言可以見也又如言遜于汝心

必求諸非道亦順之意也亦非有之義也
不伐不矜亦聖人之大德也有功勞而不有其功謂之不伐也**有其能而不有其能謂之不矜也**大禹謨說命之義可見也**不伐不矜皆成德之事也**不伐不矜禹之德也讓者堯舜恭伯之德也禹之功賴萬世而不伐矜大矣哉堯讓舜舜讓禹在府二事之道成而敷文命于四海以萬古帝王之道之焉大矣故恭伯以孝讓之而文武之澤被一代亦大矣哉是皆非以一己之節也非聖人其親能之乎自孟子好辨歸重於舜禹之受而堯舜之讓不明矣哉後世君子學禮

樂以成其德則和順積乎中而其英華發乎外則謙讓不伐之德主焉學者其懋諸

勇武剛柔立強毅八則

勇亦聖人之大德也謂臨於天下之事無所懼也蓋聖人之德舉其大者仁智盡之矣而又舉勇以參也者以君子不可無武備也故於經在尚書仲虺贊湯之德始有勇智之稱孟子所謂匹夫之勇文王之勇武王之勇可以見已君子者其勇豈武夫兵卒之比哉是其所以養勇成其德者必於仁必於禮義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春秋傳曰卒義之謂勇國語曰帥義能

勇子路問上勇則答以上義又曰見義不為無勇又曰勇而無禮則亂又曰勇而好問必勝又曰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故君子之道在學詩書禮樂故晉選將卻縠以敦詩書禮樂見選傳曰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古之道為兩及於子思作中庸引孔子為哀公說三德者專用之於學問之道是或一道也戰國而後文武殊其術秦漢而後殊其官唐宋而後又殊其數故今學者習以為常謂武非逢掖之事而

聖人之勇隱矣。遂執子思之言而謂儒者之勇專用之於學問者是執一而廢百者也。學者察諸

武或以為道之名或以為德也。如夏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布昭聖武。商頌以湯為武王。又以周王發謚武王之類，皆武者。聖人之大德也。君子之所德也。詩有文武之樂。又曰：文武吉甫，其餘謚法所載諸子所記武之義可見也。

以戡亂言之，則道之名也。戡亂不常有，然聖人備其道以為之防。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周書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

古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人之道有武備之設也。虞夏之際有備六師，征三苗之事，自時厥後，官有大司馬之官而統六師，六卿有事而出，皆為軍將，藏兵於農，文射以禮。樂男子生懸弧，三代君子多帶劍。孔子之像有帶劍可見也。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豈不然乎？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也。聖人之貴武其既如此，故武者君子之道也。人臣之節也。子路曰：人臣之節

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後世聖人之道廢而
儒者之名興焉儒者之名興而武備以矣武備以而
天下亂豈可忽乎如治兵振旅者大禹所制而武備
之至也大司馬所載振旅芟舍治兵大閱之禮可見
也

強與疆同亦德之名也書曰疆而義孔安國以無所屈
撓言之是也如勇敢強有力子路問強可以見已益
強勇相似強弱之反勇怯之反強弱意廣而勇怯義
窄故子路問強者勇也大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強
者勉強也上聲為是陸氏以為平聲者蓋古未以乾

為聖人之德而其意謂聖人無所勉強故也嗚呼聖
人亦人耳豈無所勉強哉亦不知聖人已禹曰予思
日孜孜湯坐以待旦周公亦然豈無所勉強乎且以
自強為平聲則不成言也

剛亦德之名也以禮樂成其德行其政則至於剛而無
虐剛而塞以得其中也書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其
義可見也又洪範所謂弗友剛克詩所謂不競不絀
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道是剛柔猶寬猛也又
曰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
吐之義可見已鄭玄以堅剛解之是也剛則柔之反

也易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觀之剛者陽也晝是
柔者陰也夜也又洪範剛克柔克之義可見已剛與
強勇殊義所謂陰陽晝夜與木與金火共水也木柔
而金剛火者猛而水實陽者剛而陰者柔晝者剛而
夜柔所謂剛柔者晝夜之象是也火者陽而水者陰也
至於水則至柔而物莫能與之爭是強也非剛也剛
強之分可以見已故剛者無所出撓之義也朱子曰
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孔子既以剛勇為六言之
二其為二德者審矣可謂安已蓋其為人果敢烈烈
無所屈撓而不可干之是剛也如子房之勇豈然乎

是尚可以知剛勇之辨也學者審諸

如易剛柔以詔卦爻之德而易之道尚玩其象玩象以
求之所包甚廣故其所謂剛柔謂奇隅已不與它書
同宋儒混而一之故有是矢已易曰剛柔相推而生
變化又曰剛柔者晝夜之象皆指奇隅言之也
柔亦德之名也剛之反也柔易流失故書戒之曰柔而
立又洪範曰柔克又曰變友柔克其義可見已
立如自立時立者德之名也如所謂柔而立亦同也儒
行曰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
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又曰委之以射

貧而不貧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
之以兵而不懼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驚出攫搏
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
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斲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者如
此者其美義可見也

毅示德之名也剛之類以其力有所堪言之書曰擾而
毅及剛毅木納之義可見也儒行曰可親而不可劫
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
不滯其過失可微辨不可面教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斯剛毅之義可見也

寬簡二則

此則原本無之

寬者德之名也豈聖人之大德也猛之反以多有所容
言之長人之德也舜典曰敬敷五教在寬大禹謨曰
御衆以寬仲虺之誥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伊訓曰
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君陳曰爾無忿疾于殄無求備
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可見君人之
德莫大於寬也故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論語曰
居上不寬何以觀之苟長人者其德不寬裕則下不
堪其命政必臻苛刻猛烈故聖人之道尚寬也國語
曰寬所以保本也此之謂也後世窮理之學行而物

必窮精微以一物不知為耻移之于政故寬仁之教
荒而民無所錯手足豈不傷乎哉故君子之道學以
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唯斯已矣雖然
子產以寬譬水則其失必至于慢故聖人以寬而粟
戒之且夫政寬則民慢民慢則亂於猛猛則民殘民
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
以和故孔子引詩謂施之以寬紘之以猛不剛不柔
之義也是聖人為政寬猛相濟剛柔相和然後可以柔
遠能邇也此所謂仁也經典連言寬仁為是故也家
語所謂榮聲期自曾若亦其義可見也

簡亦聖人之大德也畧而不煩之義也則簡易簡畧之
簡也書曰臨下以簡論語曰居敬而行簡之類皆人
君南面之德也故易以易簡為乾坤之德也故曰易
則易知簡則易從也故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
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也故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
則賢人之業也夫舜即政而任二十有二人而無為
也不亦簡乎好問而誓于衆舍己從人不亦寬乎好
生之德洽于民心不亦仁乎皋陶之所以稱帝德唯
斯已矣仲虺之所以稱成湯亦寬仁已矣後世長民
者抱聰慧之資必失於苛細此不知聖人之德教也

書曰元首叢睦哉股肱肱懌哉萬事墮哉長民者念思
諸是簡雖大德子至于大簡則有傲慢之失而無廉
隅之德故聖人設禮樂之教立德之名以使人人無
其失故曰簡而無傲又曰簡而廉所以救其失也聖
人之仁深遠乎哉

清廉不欲二則

清者德之名也謂不為惡所污也如伯夷陳文子可見
已莊子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節以放餓死荜首夷
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
其清者如此斯清之義可見已又事于鬼神之道亦

非敬而直且清則不能也舜之所以命伯夷之義可
見也又折獄亦貴於明清書曰明清于單辭是也皆
謂無所污也

廉者德之名也廉隅之義也如簡而廉可見已故謂取
舍分辦截然也後世遂以不污財利為廉後世之廉
即古之不欲也王言曰上廉讓則下耻節豈不欲之
義乎不欲者寡欲也謂不污財利也與廉異焉學者

思諸

